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三十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五

慶曆七年春正月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辛丑御大慶門閱太僕寺新作金輅玉輅 癸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巨補 己亥慶曆編敕成凡十二卷別為摠例一卷視天德聖敕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平宋禘曾公亮並加勲及賜

器幣有差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

司法叅軍洎上州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

資入縣令錄事叅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

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會要七年二 壬子羣牧制置使王

貽永言羣牧司先因詳定所減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

一員比來頗致關事請自今以使副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

員為定制從之 丙辰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

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

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 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

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

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

給斗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軍情

而終不可行 此據實錄全文不張方平言竊聞近日中使傳

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今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肩、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凡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_可奉行者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弗知怪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外自餘細務各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中書樞密院劄子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責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相度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錄宣旨報下所司所與出納有常上下得體此方平提舉軍糧後當考不得其時附內侍三月癸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利害防曰者轉運司專行之毀後苑龍船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 癸巳詔曰自冬

訖春早暎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德與其降疾于人若不若移災于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上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以為未盡罪己之意今更為此詔 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賈昌朝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為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 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兩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 帝問以旱故若訥曰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 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賈昌朝判大名即兼河北安撫使據本傳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加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副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

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景祐元年八月初降制召竦為宰相

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議論素不合

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為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寔錄

并書之今從卒紀仍出其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文彥博為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碧雲霞上因李東之建議再改近郊

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有雉殞于殿中諫者以為

不祥 是月乙亥詔將復出諫者甚眾有雉殞于殿中此據孫抗墓志但年月差

附見今系取御史何知言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

而勤遠略不圖事嬉遊而翫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

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

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

總統以舉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遊恭儉之風足邁前

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

于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

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向者諫止之言不

足願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

中事有切于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 真宗皇帝即位

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鷹鷄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聯之

籍率非宿將士卒久不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議倉卒

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

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

供億逮于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

而致然歟而况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有嚴衛之

備或御者蹉跌生御廩愚民之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

以贖爲難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于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于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強寇而搏蓄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遊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良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禽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罔逃嚴誅貴少補云編修唐書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是日有詔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 丙申詔羣臣無得以郊祀請加尊號 丁酉改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爲叅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服賜服至是 上御通英閣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卿蓋所以尊寵儒臣也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誥 庚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其後雖得而表三上乃從之 壬寅降宰相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叅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良爲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申前請于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上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却蓋不御及還而雨是日大決 癸卯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之南門立戟即廟正門也又有外牆櫺星門即漢時所謂墀垣乃廟之外門也昨新建面西墻門元在通衢以止車馬之過廟者其臣僚下馬宜勿禁之初知宗正丞趙恭和言今廟墀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宗廟請別爲複墻以

釐累之故又設面西之門然而非制也

詔權停貢舉

夏

四月己酉內出詔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但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為耳目偵取州縣細故以滋刑獄陷害人命時號曰瞪前江東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帟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歎統已降知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為監司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蓋都人鼎次子與統三人者皆范仲淹所選用者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上言及三帟四瞪事故有是詔綽先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為勅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敕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卒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契丹誓書不敢

卷八十一

五

修綽以為今徒修之而已實非增廣則與誓書為無害既興後契丹果乘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後已畢虜亦不敢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及喪除責通判萊州庚戌京東轉運使監察御史包拯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拯入見既行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服章者上不悅回諭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齋賜之行次華陰換三品服拯言臣前年夏中回伴送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蒙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幣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宗選陳崇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于內庫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

之蓄庶少寬恤民力臣位疎言賤未賜開納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踊貴且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稍紓民力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慶廣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軍事亦未免困敝生靈况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安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急役若追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執伏望陛下少垂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曷足慮哉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賜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于上以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歛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且以江西一路歲

百萬石為準若每石取米一斗以一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一十萬石若于民間取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且粗引一路之弊况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及臣恐諸路轉運使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自或有橫加收歛名為出剩乞賜糾貶使民知陛下之意仍乞嚴行戒勵必然止絕 上覽之曰古稱聚歛之臣過于盜賊今如此摭歛與朕結怨于民也亟下詔以絕之 此據張唐 邑極為監 美政要 察御史也嘗言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達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歛全無畏憚州縣稍不順從即時招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之居民苦于誅求逃入蠻峒結集凶黨致此大患于今未息緣江西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接連境界若任匪人切恐為國生事且楊

統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尚降差遣况王逵害民蠹化衆議不容伏望聖慈特從降黜則天下幸甚又言臣近以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奉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寧無私徇縱情狀灼著恐未能必達朝旨兼王逵先任荆湖南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授今任雖遇霈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後改凡所行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湏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揚統例與降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警懼訖不從逵以五年春末將漕江西是年夏末乃移荆湖北路云已巳詔諫官除常叅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是日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又嘗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討元子諲監內衣庫 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 帝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 五月丙子東頭供奉官李瑋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福康公主也瑋用和次子 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願無以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嘉祐六年六月知諫院王贇言臣僚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動經半年餘未見結絕緣官員數多遷移不定其間若事或分寸有益即遲一日有一日之損蓋素無條約而務在回循欲乞今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官等同定者乞限五日內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才識特異稽合禮法自有建明即許別狀以聞從之仍詔已送下詳定文

字亦依此月限詳定聞奏

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

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
知永興軍始清臣辭知州不赴得知澶州不三月改青州于
是又徙永興 上初欲進清臣官為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
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遷左右司郎中今遷諫議大夫太
復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 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
當有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關請
對于 上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閣學士不拜 上錫賚之
亦不受然 上遇執中如故清臣卒赴永興 水洛城都監
內殿崇班閻門祇候劉滄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
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祠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
牛獎逋等願得滄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滄弟淳為水洛城都
監 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 辛丑詔西北

卷八十八

八

兩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以上同議之 六

月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

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留

京師毋得過十日

此必為葉清臣故也然史不詳其事當考

庚戌命叅知政事

丁度提舉編修唐書

先是夏竦讒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

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
使既而北邊安堵如故竦讒不效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
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讒介說虜弗從更為弼往登萊結
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
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
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
台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曰
善乃還奏 上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
還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郊嘗極論其事郊奏疏曰

伏聞朝廷近降指揮為疑石介遍根問舊來曾涉往還臣僚以審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平生頗篤學問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為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為任此數端是可深責其於他事計亦不為况介前年物故眾已明知萬一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圖臣聞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陰令人摹擬石介書迹作與前來兩府臣僚簡尺妄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惑聰明夏竦豈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蓋以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夏竦曾有樞密使之命當時亦以羣議不容即行罷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惡以污忠義之臣皆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介其于損國家事體則皆不顧焉伏望聖慈照夏竦之深心

素來險詐亮仲淹弼之大節終是忠純特排奸謀以示恩遇石介存沒亦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為朋比介臣若更不陳始末明辯即是深負言責伏望聖明矜其愚而圖之則天下幸甚 秋七月丙子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幸已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 真宗謚 壬午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張堯佐為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堯佐此除獨無言者 當 南郊禮儀使楊察言準景祐二年勅禋祀天地自今太祖為定配 二宗為迭配慶曆四年南郊已奉 太祖太宗配今合以 太祖 真宗配詔恭依 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叡粟帛叡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渙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

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收于路輒歛衽以避奠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命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收家發其廩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收追盜與語責之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收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易老淨肇四書它書亦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 戊申知諫院王贄言自今臣僚上殿如親聞德音事干教化及禮樂刑政之類為世典法者並仰備錄閑修起居注官從之 丙辰詔加 真宗謚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翰林學士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

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出 真宗謚故改之用叅知政事宋庠議也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丙寅召近臣崇政殿觀御書 真宗加謚版位 帝親跪設再拜涕泣又觀新作郊廟祭器以景表尺較其制度之未合者悉令改造之 太常禮院請 皇帝獻天帝配帝坐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祠太廟酌以玉斝亞獻以金斝郊廟飲福 皇帝皆以玉斝詔飲福惟用金斝亞獻酌銀斝附此見事 九月甲戌降引進使眉州防禦使知渭州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知滋州時三司給賞郊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糾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降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亢再降乃今并 三司送特支下慶州物惡而估高軍中語籍復人

曰戲及之知州縣汚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驅出將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特戲尔不足深罪也汚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起遭矣明日給特支帖然士無敢譁者

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張元得罪之後

癸巳以北宅為廣親宅先是

帝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

居隘狹乃命修王欽若故第增益之徐國公承簡言于

上曰陛下敦愛宗室無踈近之間既建睦親宅亦頗得美名以

榜秦王遂賜今名 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勅 冬十月壬

寅朔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揆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

士所著太玄集解名見延和殿令揆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惟

易之夫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 帝悅

故有是命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既濮州其子東之為侍御

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 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羸疾辭

卷八十一

十一

壬子迪卒贈司空謚文定 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

改迪所葬郵城之鄉曰遺直鄉 十一月乙未加上 真宗

謚 丙申朝饗景靈宮 丁酉饗太廟奉慈廟 戊戌祀天

地于園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及則奔涿州

人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真

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泪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哀謝

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于其背以為

表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蠻卜吉主

其謀黨連德齋諸州約以明年正月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

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

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

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曰斌以

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閣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乘

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有憾司理叅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湮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蠻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揚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德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遇其面曰宜軍破趙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楼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守者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初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為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坐聽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公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

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携鑰去及城破獲用斬以祭元亨元亨東鹿人也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內殿承制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及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設守備毋至奔逸 壬寅遣宮苑使象州團練使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資州團練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路兵傳城下 甲辰即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丙午夜有星大如彗墜賊城中 戊申加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封英國公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郇國公保靜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旦為相過萬戶而謙益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

中書請封英國曰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得封于是貽永德用得象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

庚戌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為河北

體量安撫使 甲寅知滄州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高繼隆

為東上閤門使知貝州 遣內侍何誠用齋敕榜招安貝州

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州不討

後且啓亂階為夷狄笑不聽 丙午詔自今策試武舉人毋

得問陰符諸禁書知諫院王贇言諫官例不與臣僚過從今

請除工府不聽謂外其兩制官並許往還從之無其日今附

二月 三司使張方平言自慶曆二年六月至七年六月通

事 必在六月以前計五年方平疏稱未滿五年則此

上矣 今附見年末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

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

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紬絹六疋綿一十三

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

百萬石准例共折米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四十萬疋

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一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

百萬緡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

疋每年支州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

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

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奉

道財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州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

例價率三倍茶鹽礬緣此法錢貨利流散弊悉歸官又自慶

曆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

此以三司經用不贍慶曆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一百

萬兩絹二百萬疋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曆二年

八月又蒙恩賜內藏紬絹三百萬疋為錢一千二百萬緡慶

曆三年又賜江南所鑄到大銅錢十一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緡及今來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內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剗已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剝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也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尔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按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年

世一八

一四

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匹去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訴者有司末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吏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尔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觀時緩急以侵利權然則有司得制其輕重矣臣以不才認當大計職憂所切心如焦灼權諸利害至于根本則關配動靜臂指伸縮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畧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乞底蒸民之生茲為適治之路又言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並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日勘會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 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戎北虜料簡軍旅不及十五萬 太宗皇帝平太原備遷賊禦北虜料簡軍旅增修戎備

志在收燕薊然畜兵亦不過四十萬 先皇咸平中備遷賊
禦北虜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講和祥符以後稍
稍汰弛牧馬地給耕民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至于寶元
幾四十年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之
以補軍籍遂于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
既而又置宣毅于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內外增置禁軍約
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御軍義勇州郡廂軍諸
軍小分剩員等不列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介
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
之膏澤竭盡國家倉庫空虛而此冗兵狃于姑息寢驕以熾
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
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他介
各苟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

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之家猶汲汲于擔石之備安
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
度支給還價錢常至一十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
較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
六千緡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院場務官準課程以立
賞格收贏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幾何員
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畝澮之微供尾閭之泄
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俾經用末矣蓋財計盈虛時事安
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來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
而加一倍則可以得足臣近忝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
只是準擬常程用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
之以橫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况臣
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 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

以感格天地降之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
觀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
審加計議裁于聖斷早為之所猶須効在累年之後如救災
溺緩則益不及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九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一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曩霄見七娶二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猫牛城傳者以爲戰沒索氏喜曰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蚤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埋謀殺曩霄爲卧香乞所告沈于河殺咩迷氏于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靈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哥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蚤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寧令哥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浦等

五百七十八

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爲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寧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爲新皇后寧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屠家爲訛屠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爲尼寓于偽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寧令其大酋悞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囉與沒藏訛屠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屠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寧令訛屠獨弗許曰委哥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悞移賞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屠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娘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

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而僞號太后曩霄旣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淮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旣所與盤龍服皆爲訛屠所族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闐火斬守闐三班奉職李興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築距闐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闐將成又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旣斬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旣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旣登欲專其功斷緇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緇而下是夜城幾克 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爲彥博之副 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鎬諜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是日江寧府火初李景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 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旣而火知府事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爲秘書監直令致仕宥奏火

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面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有責官在三月乙巳今并乙酉降空名告勅

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

貝州城下此據甘陵乙未日赤無光官軍攻貝州城北

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

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

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火

牛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王則開

東門遁閣門祗候張細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

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辛丑

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

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乃詔以

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深卒龐旦與其徒謀以

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

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翼日會寮吏置酒如常叛黨

愕不敢動鼎刺則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

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謂寮吏曰吾不以累諸

君獨命取囚傑驚者數人斬于市眾恐失色一郡怙然轉運

使至囚未決者尚半訊之皆伏誅壬寅升冀州為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為葬祭之兵

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丁未祠部負外郎秘

閣校理張瓌為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

退靜故用之此據文彥博皇祐三年五月奏瓌本傳獨不載此戊申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文彥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

王信為威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

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爲宮苑使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拍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榜入城招賊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柅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 上歎息久之則旣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乙

乙

監八六一

四

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遠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爲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爲宿衛兵所誅王勝者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于 上請御史同官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 上卒從竦議 爭獄事據孫抃所作墓誌并同馬光記聞 甲子降 句當隍城司建寧軍留後揚景宗爲徐州觀察使知濟州隍城使康州刺史入內副都知鄧保吉落副都知爲潁州鈐轄

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楊懷敏為文思使賀州刺史北作坊使廉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趙從約領陵州團練使為濮州都監供備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落帶御器械為曹州都監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芘之也

劉永年從德子王從善未詳

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

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郊等言殿廷所置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餘黨最為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眾人既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

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

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

二

監允之一

五

賊亂竊發兇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寬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指揮將應係勾當皇城司及當夜宿直臣僚並第等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從善等既外遷郊等又再具奏乞罷絀懷敏且言未審臣等所奏留中不曾付外為復中書樞密院不為施行伏緣衛兵竊發兇悖至甚懷敏適居官守不能先發姦謀致盜入宮闈驚駭御寢未行譴謫深屈典章乘輿所繫至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獨寬懷敏有心者無不憤激有口者無不驚嗟以至俚巷愚民亦皆騰沸國家用刑當示公共不可以一近習致失衆心尋有詔懷敏落入內副都知與在京差遣郊等又言懷敏與鄧保吉俱是勾當皇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內宿責其曠職得罪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

留京師刑罰重輕頗爲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聖斷一例責授外任 上令中書召郟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郟等又言人主所以享天下之重蓋由法令等級明辨使人不敢凌犯然後極其尊爾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強法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至於宮闈之變下人輒敢謀亂者前代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陛下撫恤禁旅未常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無識寧不愛戴今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此有司不舉職法令寬縱所生也爲大臣者宜爲陛下深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揚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不職景宗等罰旣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 祖宗之法也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於後殿即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効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寬一懷敏罪固亦細事苟於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 祖宗之法爾 太祖朝元舅杜審肇知澶州只坐界內河決免官歸私第 太宗朝楚王宮火災廢楚王元佐爲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孰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決火災之備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審肇元佐重責如彼懷敏寬假如此伏望陛下舉 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則天下幸甚又言昨者河北恩州賊發之時提點刑獄田京率先奏報轉運使皇甫泌先至城下朝廷不爲末減各已責降監當今賊至殿內比恩州事體不同懷敏若以先報減罪即是遠近異法威令不行天下觀聽何以厭服兼恐曾與交結之人密爲營救妄稱懷

敏有功不可同等黜降伏望特排邪議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 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罷張氏此時

未為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如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 上始封之地守臣

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才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維代李宥維固辭不行乃降維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張奎為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復字丙寅礫王則于都市 知洪州太常丞直集賢院李絢為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安在輔臣未諭 帝曰是往歲

二二二

三八九之一

七

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按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卑不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寮吏皆謂蠻言待報絢不聽 帝聞之喜因詔他州

悉治守備

城邠州當是元昊犯延州時今附此

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

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閣門使知恩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玉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為則講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况為則屈乎得一坐棄市得一既誅其第當沒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耆 真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耆者在且子衆輒沒其第於法不類詔還之此據方平附傳然與實錄不合當考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

司在內中最為繁劇 祖宗任為耳目之司 當官員負多
差親信有心力人 近年負數倍多 並不選擢 乞今後只差四
員 選經歷有心力 沉厚之人 勾當更不許人指射 陳乞如違
並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 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都

知楊懷敏 落入內副都 知復為左藏庫使 通州團練使 滑州
鈐轄 始從御史之言也 何郊擊懷敏 充力 上諭郊曰 古之

諫臣 嘗有碎首者 卿能行此 否 郊對曰 古者君不從諫 故臣
有碎首 今陛下無諫 不從 何用如此 若必碎首 則美歸 臣下

而過在君上也 上忻納之 實錄云 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按
此時 諫官惟吳鼎 呂王贊 又鼎 懷敏實錄必誤 今削去 諫官二字

閱福建奏 獄多以蠱毒害人者 福州醫工林士元 能以藥下
之 遂詔錄其方 又命大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 為一編 詔參

知政事丁度 為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

一百一十七

世之八九之一

八

夫揚偕為工部侍郎 致仕 召見 宴勞 賜以不拜 及卒 遺奏兵
論一篇 上憐之 特贈兵部侍郎 偕性剛而忠 朴敢為大言

數 上書論天下事 議者以為迂闊 難用 與人少合 然亦能有
所容 初坐蔡襄等劾 奏出 知杭州 會襄謁 告過杭 而輕遊里

市 或謂偕盍言於朝 荅曰 襄嘗以公事 詆我 我豈可以私報
耶 借明年十月乃
死 今并書之 夏國遣楊守素 來告其主 曩霄 卒命開

封府判官 祠部員外郎 曹穎叔 為祭奠使 六宅使 遠州刺史
鄧保信 為弔慰使 賜絹一千疋 布五百疋 羊百口 米麵各百

石 酒百瓶 及其葬 又賜絹千五百疋 餘如初 賻之數 戊寅
改新 知荆南 范仲淹 復知鄧州 仲淹在鄧 二年 鄧人愛之 及

徙荆南 衆遮使者 請留仲淹 亦願留 詔從其請 壬午 祠部
員外郎 集賢校理 同修起居注 判度支 勾院 韓綜 落修起居

注 知滑州 綜前使契丹 虜主問其家世 綜言 父億在 先朝

已嘗持禮來虜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繼奉使宜酌我
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虜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
陳執中以為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以滑州當虜使所由
道也 乙未侍御史宋禧為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
鞫衛士獄于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
為牒稱無敢漏洩已而乞徧於宮省置防護火燭牌及伐禁
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
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寘于法不聽於是又
擢諫官曹穎叔以府判論事御史何郯言臣伏聞禁中自
盜發以來逐日分布內臣坐甲宿直以至伐木拆屋繕治垣
墻增置關鍵其於備豫之方固亦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
為陛下之計者誤也為今之宜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
大法以繩其慢舉大刑以討其姦斥邪偽附下之類先絕其萌
芽究賊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容無良而與眾共棄不
漏有罪而示人以公法令既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
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堅不加省戶之衛而守固與夫
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况聞陛下從頃而來
過自警戒中宮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獵具已盡除其於謹
天戒而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災修德之君遠不能逮然於
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臣
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一舉法
令威刑之柄以除邪偽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內
患既弭外虞自除則天下幸甚 三月祠部員外郎任顥權
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國遣呂佺如來納款要請凡十
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顥押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
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

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摧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顓所陳者曩霄既為其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為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顓適自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 上以顓嘗屈如來定延壽之議留顓館伴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鰲中書擬顓知鳳翔府 上曰任顓應接揚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顓者因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 太宗游藝集 眞宗幸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朕承 祖宗大業賴文武蓋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負多闕少又牧宰之職以惠緩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制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非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而宰相執中固辭 上覆敦諭至干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 帝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意實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 上對許之論者以庠為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議刺民兵陞廂軍

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
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
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
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住招
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向
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
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
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
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
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
小分剩負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三邊稅賦支贍
不足募人入中糧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外
則剗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

鬻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困
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然茲事
實體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
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黜財足食則非臣淺智
所及若量入為出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命逐路轉運使
提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
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
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
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其馬軍無馬願補填步人者稍與
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仍
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專愆自任無體國之
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眾矣

皇祐元年十一月何郊云詔諸

路轉運使選退州郡老弱兵必是用方平此議也

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

中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筭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自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各恩澤人每榜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歲奏蔭子弟方平論大卿監每年聖節陳乞恩澤已附六年四月壬子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子弟亦例得奏蔭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蔭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表及諸色特恩錄用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史牙校出職如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

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

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負隨負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于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 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斌賈揚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効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効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 祖宗故事重爵賞

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亦馭將帥之一節也臣頑踈不達治道據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 帝覽奏譙異詰置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茲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爲意者乎自唐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戎虜朝廷每加姑息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則其遷補皆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負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

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旨歲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
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士兵相制庶乎置器於
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
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觸龍託其子於
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
子弟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壯愿之
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 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
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
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
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
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
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
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

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
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
壯愿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
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 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
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
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
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
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
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
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耻于眾也一青紗帽
市估千錢至于衫袴蓋一身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
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
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

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
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于
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
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
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爲侈汰之弊也願陛下清閒
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
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
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切惟陛下御極于今且
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
仁 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 庶獄
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劾李曇之獄張
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
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捫造疑似或挾讎怨
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案七十餘
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官吏
指李曇爲贖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
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
年甚盛德功虧於一篲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騷人事
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効推諸人事勢可憂
已聖心焦勞寅畏祗厲日謹一日迄此又寧獨賴陛下至仁
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
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者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
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
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
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
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

轉緣飾沽激傲恻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
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
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得逞敢犯於上剗造詞
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
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
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
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音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
其所由來者漸矣至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
切開陳之也理道之雍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
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
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
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 上覽奏益
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國史載甲寅詔問近臣對者獨
稱魚周詢詳敏蓋未及知方平

所對尤敏且詳也方平本傳因神道碑但舉大畧今從方平
集撥取附見仍列周詢所對于後方平神道碑又云上御

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自獨引方平近御榻密訪之方
平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案正

史方平與李淑梁適蘇紳同時好御史中丞魚周詢荅手詔
傾陷人者神道碑恐飾說今不取

所問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

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

所制疆域非廣及 祖宗有天下俘吳蜀楚晉北捍獯鬻西

服羗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

震敵府軍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

兵精之効也近元昊背惠西邊宿師朝廷用空踈闡昔者為

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墮壞園
法而又官立塩禁驅民齎輦蕩折常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
繼作今春飢饉相厲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

廼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籠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負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又置於班列歷年既久紛糺塞路周行之內大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亟更數易交錯道塗負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預閨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嘆多墮廉耻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

釋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効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寢冗序遷者衆廼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運則為沈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及大敕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備文武則不可為也我朝自二虜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

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禽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敷遣假以威權如

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闔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竒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豫備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惟冀升遷羗戎野心窺見表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曆之初耶律悖慢覆軍殺將以疲關陝之民厚幣卑辭而解幽燕之敵皆用苟安之謀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於三路減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

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平可施軍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虜變詐異時侵軼恃有所待庶幾無患矣居數日復上對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躬親訪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輒布愚直竊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惟責任不專用人猜忌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已行黜典二府及臺諫互為表裏已行黜典周詢蓋指范仲淹歐陽脩等也遂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今中外之臣每進對于前但敢攻人過失即為公論若言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使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不肯為朝廷當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願陛下

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
用某人不足用然後廣詢博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
退或上承聖問而情有詐欺憎惡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
人更敢朋黨又任用之際責其成效果敢當事者則優與進
擢因循形迹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患文
武姦回中外險詐者臣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君
子小人道同性合相引翼而進也今朝廷根本陛下股肱者
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 祖宗用呂端李沆王
旦馬知節及陛下即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輩持重
處正深博有謀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詐者今陛下
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逐使彙征之勢來者未已自
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矯率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
謂形未端而求影之直源未澄而欲流之清也詔惠州縣暴

之

卷八十九之一

七

唐法令更張者

祖宗積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深罪失

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之吏上體寬仁愛育黎庶而或有暴
虐者蓋公家急于賦歛以嚴集事貪吏因緣生姦以威動衆
使之然也夫法令者治世之街勒宜守而勿失若 祖宗法

令可以經久者不宜無名更易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
曩者負罪之人預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况內省
者左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儻不能堅守法令則天
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刺史縣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
暴虐之患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

矣

密院改內省條令
不見於實錄當考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

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能
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
微杜漸之策悉對于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

遣內侍賜詔令上對 殿中侍御史何郊既對詔所問又言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
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
不通群言無不達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
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
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唯以文翰待
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
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唯御史諫官僅十員而欲陛下聰明
無所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
議天下事故正觀一代稱爲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効也在
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
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弊恭宗
因韋處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
感慨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使賢
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爲高以言
議非責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群臣論議
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
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聞朝
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
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
爲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丙寅
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
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內侍省押班闕
亦如之其內侍省都知入內都知押班並聽特旨乃除 翰
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靡
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

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摺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谷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夷狄不加訶譴擢為諫官以此術略獻納左右王達兩為湖南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王達正月戊戌為河東漕案曾鞏銘達墓及包

拯彈達章並稱河東清百稱有河東之行恐誤今改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九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九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二

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部員外郎任顥為冊禮使供備庫副使酸棗宋守約副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冀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諾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幾會各以節度使授諸將以分弱其勢今何郊奏議有以此不知當時復有何人當考程琳本傳又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邸曰夷狄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案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遽圍慶陽本傳必誤案附傳及歐陽脩墓銘神道碑亦不載此事不知本傳何所據也今不取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郊又言度由近侍之班豫顯用之柄列在三事于茲累年素被

文四九

監八九之二

輕媿之名殊非沈遠之量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伏

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癸未度罷為紫宸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從度之請也度罷以癸未今從百官表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

三司使明鎬為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

丁度罷而鎬代之 癸酉給事中知蔡州吳育為資政殿學

士知河南府先是御史何郊言朝廷置紫宸殿學士代文明

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上班列絕高未嘗輕授丁度既罷政

遂蒙特除且兼侍讀之職聖意良以二府大臣於進退之間

務推恩禮竊見吳育去歲罷樞密副使出知許州不聞顯遇

止改給事中一官况育才業於時少比使居學士之列適其

宜也至今尚未蒙加一職名恐於待舊臣之禮殊未均一欲

望存錄舊德比丁度例加一職名所冀均行寵數敦獎材傑

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為使官輕者則為權使公事
康定初清臣已為權使公事今再領三司當為使而又為權
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權使與公事為兩等此據會要又三司

使舊班在翰林學士之上權使即與正同三司使結銜皆在
官職之上及是宰相陳執中欲抑清臣降勅時移權三司使
在職下結銜其後遂班翰林學士之下尋有論列者結銜雖

依舊而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學士上者然不為定
制此據沈括筆談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

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
舉施行今秋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
明行實其封彌謄錄一切罷之切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封彌謄錄以前多采虛譽苟試官別無請託亦只

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封彌以後考官不見
姓名即須實考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

五十九

監八九之二

二

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
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
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留去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
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
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它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
元定解額不敷若精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
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
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抄撮其要浮偽滋甚
若為考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為考式今特許
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且古今文章務先體
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試詩賦與本朝
所取名人辭藝實亦半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
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

訐肆意為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後來者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以 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較文藝固有

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並如舊制故降是詔五年三月己卯已

經義並如舊制本志以為楊察建議而實錄但云上封者言新制不便

不出主名八年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具貢院申請請貢院申請即本志所

書楊察初議也按察本傳察權判貢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

行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月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

仍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於此年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

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躰按方平以六年二月知

舉本志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考尋罷之蓋慮因此或致抑退寒

士故也此據成都編錄條貫冊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具定

府瀛定州者領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

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先是賈昌朝判

大名兼河北安撫使矣昌朝判大名初改文明殿學士為

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御史何郊言紫宸不可為

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

為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乙卯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宋

禧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己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

得為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郊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

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夫邪與

正不相須治與亂不相遠用君子而消群枉則治之表用小

人而黜眾正則亂之階所以自古聖哲於治亂安危之際未

嘗不丁寧切至以進君子抑小人為戒非其好惡有所偏蓋

以邪正雜揉而進則國之興衰未可期焉民之否泰未可保

焉故不得不辨明矣然知人之難歷聖所病雖遇濬哲之君

不無蒐慝之日以堯之聖而其臣有毀信廢忠之害以舜之

明而其臣有讒說殄行之惡然雖始失而任使終悟而放黜

此二帝之所以稱聖明也以古揆今邪正之徒無世不有

雖有邪偽而使之不能害理者其由人君公用捨而已伏見

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偽而
堅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
不由其誠肆已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已之側媚謂可以矯正
犯紀律之所戒而不耻冒名教之所棄而無疑聚斂貨殖以
逞貪恣不可格以廉耻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
忠正之方夫以此厚祿極竦之量可謂盈矣以此寵位稱竦
之材可謂過矣而猶其求無厭其進不止動有覬望務為竒
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為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
為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責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只緣
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為掩藏欲以結納主憂
於上而不為之恤民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為恩未
嘗公議其罪所以致官司之責不均一賊黨之惡不究窮是
謀為己利則慮深圖去君害則計淺居股肱腹心之任所舉
如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
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既黜而
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况竦兩以明恩進拜皆用清議
改除眾口謂之姦邪聖心諒以諳委棄而勿用茲謂至公而
方且謂之有才任而不改其於含垢匿瑕則為過甚其於去
邪除惡竊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為束縛有才姦邪而才必
亂天下若不防之於始又何以救之於終况以陛下唐堯虞
舜之資而監竦構杌窮竒之行實之有罪斷然不疑伏望陛
下上為社稷之謀下慰臣庶之望與眾永棄示人不私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臣以孤生屢抗大議犯權貴而為私室之計
則拙斥讒邪而為公朝之利則忠臣料夏竦知臣上言必是
指臣為矯誣目臣為朋黨然竦明有過惡安得謂之矯誣臣
素無附麗何以謂之朋黨竦若猶飾其過臣請面議其辜仰

祈聖明俯照肝膽

當時言竦姦邪者必不正竦一人而竦傳

此章甚備故其載之

辛酉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

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

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

辭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何郊又言伏聞夏竦

陳乞一殿學士職名且欲預在侍從緣朝廷進退大臣恩禮

至厚竦之此拜已極寵榮安可更不顧廉耻冒有陳請况竦

姦邪險詐又聞天下陛下特出聖斷罷免樞要中外臣子莫

不相慶固不宜許其自便留在朝廷孔子謂遠佞人蓋在君

側則必為政理之害其夏竦伏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

任從之

夏竦乞殿學士職名留京師國史不見今據何郊奏議及郊墓銘附見

給事中參知

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壬戌樞密副

監八九之二

五

使左諫議大夫龐籍為參知政事六月壬午太子太師致

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耆為人重密有智

數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欄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

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賣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

苦其擾子二十四人御之極嚴早見即令出就外舍得一既

坐降賊誅可一後與群婢賊殺其妻亦棄市壬辰帝語

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于上帝儻霖淫未止當

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耳宰臣

文彥博對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癸巳遣官謝晴

給事中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

及其未亂思一見之是日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

被疾鎬氣奄猶能頓首謝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烈鎬

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丙申

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 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 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

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獻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

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慶曆元年

五月奎為陝西都漕知永興軍范雍慶曆元年五月雍知永興軍兼漕事請鑄大錢

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

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

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

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據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

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號饒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江池

饒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號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

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

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實錄云在五年日鑄小

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

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六年二月

并州知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

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澤

州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

虜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嘗遣魚

周詢四年三月歐陽脩四年四月分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正月巳酉四月巳

甲午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

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

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

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

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一當小

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

官不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

三當一旦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

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

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當二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

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實錄於六月乙未載陝西議七月辛丑載河東

議今從本志并書之此月末秋七月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飢民為軍

八月丁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張昇並落職察知信州昇知濠州察為御史中

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

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置不

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

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

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懦緘嘿非所以廣言路也

又數以言忤宰相陳執中故坐小法與昇俱絀其後監察御

史建陽陳旭數言昇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

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

克已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忠直之言

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

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

亦不可深罪也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吳育上言先王凝旒

黜纘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厲之有司按文處斷

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

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

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

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

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

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耻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耻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甲午御瀟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

五九

卷八十九之二

八

侍御史何郟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爲今歲災異爲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燮理無狀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擁蔽陰盛侵陽所致雖陛下焦勞於上而臣下不能奉承聖意竊恐未能銷去大異况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嗟盈耳雖執中以公道自任然迹其行事亦多私徇如向傳式不才累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傳式至三司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爲三司判官此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傳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太宗朝大臣寇準號爲忠蓋在中書甚協人望只以任情不依次改轉廣州通判馮拯彭惟節官資致馮拯上言即時罷政事 太宗非於寇準無恩蓋示天下至公不得不然爾今

執中底援傳式昌齡私徇之迹過於寇準而尚持政柄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接告孔直溫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忿屈降却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並以挾情高下豈是至公其他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今中外之人怨望執中非一其召災異未必不由此古人以一夫傷嗟王道為虧况復天下傷嗟者多乎又執中昧經國之大體無適時之長材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人心退執中則慰天下人望陛下豈可慮傷一執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地之氣和固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臣於大臣固無嫌隙不避其威權而言者蓋慮陛下以淫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責臣下而引咎聖躬所以欲乞退強矣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

夕丹四

監八九之二

九

下情通則災異可除和平可致茲事所舉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惟聖心斷之不疑速賜裁決但執中退不失安全則君臣之分無損然後別擇通明賢材而任之以平國政臣近蒙差考試國子監舉人不得面對故有此論列惟陛下不惜退罷一臣以順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己未殿中侍御史何邠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為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舳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錄考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仰精加考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此據會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事實錄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米二十五萬

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為永通監

賜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從本志并書

冬

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貺因言賊根本起 皇后閣前請究其事異動搖中宮陰為美人道地御史何郊入見 上以貺所言諭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也 上寤事寢不復究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 初帝以閏月之望欲於禁中再張燈 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 后侍帝夜半聞變 帝遽欲出 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 帝所官者何承用慮帝驚為給奏宮人歐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 帝且欲出敢妄言邪 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官者持水踵賊賊果

五八

監八九之二

十一

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者 后親翦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為證故官者爭盡死力賊即禽倉猝處置一出於 后后閣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 帝左右 帝欲赦之 后具衣冠見 帝固請誅之 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 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 帝命 后坐 后立請幾移兩辰 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 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共議時慶曆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

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鬻林下人私售峻青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二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推估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

已上並據食貨志

祥始受命詣中書訐提點刑獄非掌計者所當為意欲得轉運使陳執中曰提點刑獄乃資序合入制置解鹽自是朝廷委任已敕陝西都轉運司凡解鹽事悉交與制置司矣公復何求苟有成績朝廷固不惜一轉運使若靖言

九十一

宣公九之二

十一

庸違誅責隨至豈可豫擇官乎祥遂不敢言

此據魏泰東軒錄

庚

寅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職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翼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耶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戊戌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他無得援例 如正任班乃十二月戊子今并書 守忠遂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閣門從之御史何郟言臣伏聞閣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揚

景宗下預坐臣訪問得閣門儀制內外臣僚帶刺史至節度
觀察留後並係遥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
絕唯正刺史已上九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
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陞殿預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
凡帶遥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
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况 祖宗
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
指揮下閣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
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
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 初西上閣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
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定
坐圖及御史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己亥作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
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
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 乙卯起居舍人直史
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密賜
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
贄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贄職
殿中侍御史何郊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闕
知雜執政欲進其黨 上特用郊且諭郊曰卿不阿權勢故
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
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庸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
兼侍中 己未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翰林侍讀學士張錫同
詳定一州一縣編勅 壬戌以畿內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
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
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

嘗賜之 時雨潦害稼壞堤防兩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朔德音改明年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爲舍止之所齎物毋收筭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群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等豈可當命婦拜也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况貴妃乎同知禮院邵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議唯定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入入中糧草改行四說之法每以一百貫爲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初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言竊以今之天下亦端拱淳化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於前方端拱淳化時 祖宗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 眞宗朝二虜未

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人民富庶何以致其然哉行三說入中之法爾自西人擾邊國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廢三說之法耶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不可不復也請依舊行三說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乃下三司議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之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推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加以向南末鹽爲四說而行之沔平陰人也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又言按夏禹導河過覃懷至大坏醜爲二渠一即貝丘西河南渠書稱北過泲水至于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說經東武陽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源以北播爲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帝時決瓠子久爲梁楚患後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復禹舊迹至王莽時

貝丘西南渠遂竭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徒決不常然
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
臺入海者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
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
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于橫壠
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橫壠出至平原分金赤淤三河經棣
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闕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
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
御河歷異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南達于海今橫壠故水上
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汚民田乃
至于海自古河決為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
備戎虜取財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壠決財
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况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都

外限胡馬 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
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竊謂朝廷未之思也如或思之則
不可不救其弊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
口按橫壠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
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泐丘麓高不能
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為防岸以達于海此歷
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橫壠商胡三河為一圖上進惟陛下
留省詔翰林學士郭勸入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
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天下上戶
部主戶六百八十九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口一千五百二十
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客戶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
八口六百四十八萬八千三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九之二

